

人蛛蟻



人 类 学

(日) 江戸川乱歩 著
顾培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蜘蛛人/(日)江戸川乱步著;顾培军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2027-0

I. 蜘… II. ①江… ②顾… III. 长篇小说:
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0671 号

版式设计:连生

蜘蛛人

(日)江戸川乱步著 顾培军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3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027-0/I·837 定价:11.0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99 - 0548 号

蜘蛛男
江戸川乱步

本书译自日本东京创元社 1996 年版

©平井隆太郎

版权代理人 中华版权代理公司

内容简介

杀人魔王蜘蛛人一次又一次地诱拐并残杀青年女子。首先，他把里见芳枝残杀在某个空宅的浴室中，把肢解的尸体伪装成石膏模型，摆放在美术商店的橱窗、学校的实验室等众目睽睽之处。接着，芳枝的姐姐绢枝也遭杀害，尸体被投入江岛水族馆的水箱里。犯罪学家畔柳博士和波越警部与非同寻常的杀人犯“蓝胡子”展开了较量。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一系列犯罪的作案者竟会是……

目录

13 号房客	(2)
空巢	(5)
浴池里的蜘蛛	(11)
人面兽性	(15)
小流氓	(18)
瘸腿的犯罪学家	(23)
漂亮的委托人	(30)
橱窗里的蚂蚁	(32)
石膏像里的秘密	(37)
小流氓失踪	(41)
第二个石膏像	(49)
蓝胡子	(53)
有毒的蜘蛛	(58)
水族馆里的美人鱼	(61)
第三个牺牲者	(63)
影剧场里的怪现象	(71)
7 月 5 日	(76)
疑雾重重	(83)

目录

风起云涌	(90)
第二封檄书	(96)
拍摄中止	(101)
白发老医生	(105)
瓮中之鳖	(109)
最后一秒钟	(115)
幽灵之屋	(120)
魔术师的道行	(124)
意外的人物	(129)
博士负伤	(136)
野崎遇险	(141)
狠毒的阴谋	(147)
广告上的美人眼	(149)
地窖喋血	(153)
深夜来电	(155)
失望的波越警部	(157)
异国风度的怪客	(159)
刑事部长的旧友	(162)

目录

高超的骗术	(164)
诡计多端	(168)
蜘蛛人对明智小五郎	(174)
M 银行麹町分行	(178)
一步之差	(180)
惊险的技艺	(182)
骸骨的用途	(187)
尸体的化装术	(191)
两位老人	(194)
搏斗	(200)
半路上杀出程咬金	(202)
奇怪的情死	(207)
玩偶商店的来客	(211)
蠢动的魔掌	(214)
异常的暴力活动	(219)
恶魔的美术馆	(222)
冒充玩偶的侦探	(227)
大结局	(232)

所谓蜘蛛人，上了年纪的人会相当肯定地说：“噢，那是一种让人瞧热闹的玩艺儿哩。”从前，在浅草六区的确存在过蜘蛛人这样的怪物。它体长只有四寸多一点，手细而长，双腿蜷缩着，模样和蜘蛛十分相像，其实，这只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畸形人而已。确实，从令人恐怖这一点来讲，本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比它逊色，但是，作者的用意更在别的方面。蜘蛛这种昆虫，不光长着八只毛糙糙的脚，蠕动时的模样也十分怪异，令人生厌，而且它的本性确实很残忍，同类相食，两只不能同居一处。夫妇之间经常会反目成仇，雄蜘蛛伺机扑向雌蜘蛛，而雌蜘蛛并不把这样傲慢的丈夫当一回事，它会乘隙反攻，大口地把对方吃掉，实在是一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怪物。

本书中的主人公在残酷无情方面，堪与这类雌蜘蛛匹敌，于是就给他起了个“蜘蛛人”的外号。第二主角是一位睿智的业余侦探，对蜘蛛人怀有深仇大恨，本书尽量详细地把他们之间的斗争记述下来。

13 号房客

在东京 Y 町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私营房地产租赁事务所，牌子叫“关东房地产事务所”。某天早上，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走进了这个事务所。办事员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写着：美术商 稻垣平造。稻垣先生手执一根粗粗的藤手杖，抚摸着白色西装马甲上的白色胸练，用一种傲慢的口吻说道：“有空房间的话，我想租一间。”该事务所由于地段好，租金低廉，所以生意一直很好。但不知为什么，却有一间房租不出去。经营商讲究迷信，认为也许是 13 这个号码不太吉利，正准备跳过这个号码，把所有房间重新编号。今天正好只有这间 13 号房间空着。“13 号”，稻垣先生重复着这个数字，意味深长地笑道，“13 号满好，那么，我今天马上把行李搬来。”他立即打开鼓鼓的钱包，付了一个月的定金和租金。由于房地产事务所不是政府机关，对房客不作身份调查，也不要求查验户口簿，连担保人都用不着。只要外貌端庄并付得起租金，尽管来历不明，任何时候都可以租到住房。何况，稻垣先生并非来历不明的人，如果有问题，他还留着名片哩。虽说名片可以伪造，只要没人怀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稻垣领了收据，走出事务所，毫无回去搬家的意思。他走向街角的公用电话。“喂，是 K 家具店吗？我是住在关东大厦 13 号的稻垣，现在急需一张办公桌、一只转椅、三把普通的椅子，另外还要一个大的陈列橱，价钱不论，马上替我送来。当然，有成品最好。货物一到马上付款。”除了 K 家具店外，他用同样的腔调向 G 美术商店、S 相框店等两三个地方打电话，一个不漏地订购所需的物品，用来装潢刚刚租来的办公室。稻垣真是一个古怪的美术商人，他用公用电话向从未打过交道的美术商店和相框店订购商品，转手再销售出去，这样做，他又从哪里获得盈利呢？令人生疑。

当天下午 2 点左右，关东大厦 13 号房间已经焕然一新，俨然像一个美术商人的办公室了。在五六坪^①大小的室内，四壁墙上挂着各种大小不等的油画、版画；壁角立着一只玻璃陈列橱，里面放着石膏胸像，也有手或脚的石膏模型，还摆放着五颜六色的坛坛罐罐；另一角落里堆满了白帆布、相框之类的东西。正当中摆着一张硕大的写字台，旁边放着三把椅子，写字台后面是一把转椅，13 号房间的新主人稻垣平造正端坐在上面在信笺上频频写着什么，这模样简直就像他一年以前就已经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了似的。

① 一坪约等于 3.3m²。——译注

但为了读者着想，笔者想先描述一下稻垣先生的外貌。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说有什么不同，也只是长着一副不像商人的大胡子，下巴处修剪成三角形，这种胡子当今已不多见。身材颇长，40来岁，像一个英国绅士，给人以一种高尚而又威严的感觉。长脸庞上颧骨突出，脸色苍白，梳一头浓密而漂亮的发式，戴一副玳瑁镜框的眼镜，对于这张脸庞的整体感觉，怎么看也觉得不相称。衣服呢，在较薄的黑色斜纹哔叽上衣里是麻制西装背心，细条纹哔叽西裤，质地讲究，这倒又和他的风度十分吻合。

此刻，他正在写字台上动笔的当口，门“笃笃”敲响了。很快有人来访了，他想。“请进！”稻垣用洪亮、动听的男低音说道。门被轻轻地推开。他从门缝里意外地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的脸庞。“请进！”他又说了一遍。少女怯生生地走了进来，在门口和写字台的中途又停了下来，犹豫着。她穿着浅色的哔叽和服，系一根红色花纹纺绸腰带，说不上很漂亮，看上去颇为腼腆。稻垣不耐烦地向她招招手，要她走到桌子前面来。那姑娘又上前两三步，停下脚步，从腰带里取出一张小纸条。“这个，我是从今天的报纸上看到的。”她说把纸条放在写字台上。那张纸条是从报纸上的招聘启事上裁下来的，上面印着如下的文字——

招聘女办事员 十七八岁 外貌
漂亮 性格和蔼 担任美术商品推销员
薪金从优 每日下午 3—5 点洽谈
Y 町关东大厦 稻垣美术商店

看来稻垣在还没有租赁到房子以前，就早已把这条广告刊登在报上了。他似乎预见到一定能租到关东大厦那间 13 号空房的。他的做法是完全有计划有步骤的，用公用电话向同行的小商贩购买商品，没借房子先登广告，怎么说都是超常规的做法。难道这是一种现代商战法？

稻垣仔细地端详着来应聘的小姑娘，终于生硬地说：“不好意思，应聘人今天已经定下来了。”如读者所知，这个姑娘是稻垣搬来之后第一个来访者。说应聘者已定，这种回答不是显得太奇怪了吗？

空 巢

此后，稻垣商店从早上开始上班到下午 5 点下班，一直很忙。来访的照例是一些来应聘女办事员的少女们。可是，稻垣就像高兴地执行一项公务似的，一次又一次地对年轻的姑娘们耐心地重复着同一句话，“非常抱歉，应聘者我们今天刚刚定了下

来。”可是，对最后来的一名少女，这种情况有了变化。

这位姑娘，年龄正如广告上要求的十七八岁，穿着气派的西服，戴着漂亮的圆顶帽，肉色的袜子十分显眼。稻垣眯着眼睛（大约是一种习惯，他总是睡眠惺松地眯着双眼，一旦突然睁开时，令人感到害怕），把挺着身子站在写字台前的姑娘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她身材娇小、匀称，穿着恰到好处，面露健康的胭红色，像一条狗似的胆怯，但是眼神迷人，樱唇紧闭，葱管鼻，极富魅力。

稻垣凝视了一会儿后，没再用老一套的词语，问道：“你是……”

“我叫里见芳枝。”姑娘一点儿不害羞，含情脉脉地答道。

稻垣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眯成一条缝：“本店缺少人手，虽说是接待员，也没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做一些整理商品、记账之类的私人秘书之类的工作。薪金每星期结算一次，每星期 15 元^①。这样的条件还可以吧？”

“嗯，行呀。像我这样的人蒙您照顾，干什么都可以。”

“那么，你父母大约也同意吧？你今天告诉他

^① 这部小说写于 1929 年，15 元相当于现在的 6000 日元。——译注

们到这儿来吗？”

“不，我还没有告诉他们。今天我出来是到朋友家去的。不过，如果他们知道我到贵店工作，也一定会感到高兴的。他们总是劝我找个工作做做。”

稻垣一直眯缝着双眼盯着对方，再三重复地问道：“你今天到这儿来，家里谁都不知道？有没有对朋友说起过呢？”

“没有，谁也不知道。因为，如果不被聘用的话，是很难为情的呀。”

“很好。那么，从现在起决定聘用您了。”他边说边看了一下钟。“哟，已经5点钟了。我们商店规定是在5点打烊。稍稍占用您一点业余时间。我想让您也了解一下我的家庭，另外，初步熟悉一下仓库里的商品。没事的话，这就一块儿去。不太远的，坐车去很方便。晚饭前您就可以回家了。”

“嗯……”里见芳枝虽然有点犹豫不决，但以店主的年龄、人品来说，似乎可以信赖。她终于还是同意了。“那好，我就陪您去一下吧。”

“那么，您请先走一步，在马路对面的街角等我。我收拾一下马上过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这是稻垣用的借口，好让芳枝先走出这幢大厦罢了。

芳枝好不容易找到这份美差十分高兴，一点儿没觉察到稻垣越来越古怪的做法。但是，这和他以

后更为离奇的举动相比，亦实在算不了什么。芳枝在指定的地点待了一会儿，一辆汽车缓缓开到跟前。“里见小姐，快点上车吧！”她一看，稻垣端坐在车中。尽管芳枝感到他做事有点古怪，但来不及多想便上了车。

汽车朝 Y 町东面开去，在两国桥附近的 S 町停下。

“我到客户那儿去办一点事，顺便也让您认识一下。”稻垣说道。

芳枝下了车。他把司机打发走。两人走到狭窄的横街上时，稻垣忽然想起了什么。“啊，我差点忘了，今天那个客户出门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今天怎么搞的？”他一边这样解释着，一边穿过曲里拐弯错综复杂的横街，朝反方向的大街走去。他在那儿又雇了一辆汽车，这次却让汽车朝西开，用了比来这儿多一倍的时间，折回到西边，终于在麹町区 R 町地方让车停下。

虽然出事务所时 5 点刚过，由于绕道费了时间，此刻街上已是灯火通明了。“搞迟啦，马上就到了。”稻垣说着，打发了汽车，走进 R 町一条荒凉的横街。那儿是一个围墙连绵不断十分安静的住宅小区，行人稀少，街灯也不多，令人感到仿佛走进一个黑暗幽深的洞窟。

“我怕家里担心，还是不去了吧……”芳枝尽管喜欢这样的冒险，此时却感到害怕，不想走进这

洞窟般的街道。

“不到半条街了。即使现在马上回去，也差不多。好不容易来一趟，就顺便去一下吧。”稻垣顾自迅速地走在前头。在多数情况下，芳枝是一位心气高傲的人，因此，如果没有指望的话，最后她也会毅然去适当地冒一下险。今晚，她正好是这种心情，何况还有着一一点好奇心，于是就随着这个西方人似的 40 岁的男人走着。

确实，走了半条街，两边就出现了宽敞的住宅，属于中等宅邸，是一些街门十分精致的房屋。门灯不亮，漆黑中也看不出门上的姓名标牌。稻垣推开门，走进黑魑魑的家中。“内人也许不在家，这个粗心的家伙！门就这样开着。”他这样说着，在黑暗里窸窸窣窣摸索着，终于门灯亮了。从街门走进几尺路，正面是一扇格子门，对面墙上是两扇色泽晦暗的拉门，在这间只有三铺席^①大的客厅里，稻垣不断地向芳枝招着手。芳枝被雇主的寓所竟会如此寒碜而愣怔着。稻垣先生的夫人就像陋屋简宅里的那种女人，难道就大门四开地跑了出去？而且，他似乎也不像有女佣人，主人回家还要亲自开灯。这种人能付得出薪水给我？芳枝胡思乱想着，觉得非常蹊跷。她被让进八铺席大小的上房。那儿连座垫都没有，她只好直接坐在草席上。她愈

① 一铺席约等于 1.7m²。——译注